

一 乾



乾下乾上

乾：元亨，利貞。

【譯】《乾》卦：極其順利，利於占問。

【注】元：甲骨文作, 本義為首（人的頭部），引申指大（《廣韻》）、極大、最大。亨：通（《集解》引子夏）。指通達、暢順。此字在《易經》中除三次（《大有·九三》、《隨·上六》、《升·六四》）外，均釋為通。利：吉（《廣韻》）；此指有利於、適宜於做某事。貞：卜問（《說文》），占問。甲骨文多見。此字在《易經》中除兩次（《旅·六二》、《旅·九三》）外，意義均同。

【析】〔卦名〕《乾》，代表「天」，因有周流不息的特性，故卦義為剛健（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、

《雜卦》）。漢帛《易》卦名作「鍵」，是「乾」的借字，上古音同韻部（元部）、聲母（群紐），故可相通。（詳參拙著《易經新論·說〈乾〉〈坤〉》。）全卦六爻皆陽，呈純陽至健之象。在「十二消息卦」中，為代表四月初夏、陽氣極盛之卦。

〔卦辭〕卦體上乾下乾，乾的卦象為天（《說卦》），而「天行健」（《象》），天道剛健，不停運轉，君子若能效法天道，自強不息，必大通順而無往不利，故曰「元亨，利貞」。

初九：潛龍，勿用。

【譯】（自下而上）第一位，陽爻：龍潛伏着，不要行動。

【注】初九：爻名，或稱爻題。初，指爻之位次，《易經》以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標明六爻自下而上之位次。九，標示爻性；九為老陽之數，代表陽爻，六為老陰之數，代表陰爻。以下同。潛龍：即「龍潛」；主謂倒裝，甲骨文多這種句法。潛，謂伏藏於水中；漢帛《易》作「浸」，帛《易傳》作「寢」，音近字通，義亦相類。帛《易傳·二三子》：「孔子曰：龍寢矣而不陽，時至矣而不出，可謂寢矣。……故曰『龍勿用』。」龍：傳說中的神異動物，有鱗爪，能興雲作雨，伸縮變化，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潛淵」（《說文》）；在這裏代表陽性事物，「喻陽氣及聖人」（《釋文》）。在中國，對龍作為神物的信仰起源甚早，至少可上溯至新石器時代，一九八七年發現的「華夏第一龍」——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出土的六千年前的三組蚌

塑龍虎圖，是有力的物證。勿用：不要動，不可施為。用，《說文》：「可施行也。」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：

「凡《易》見於有為者皆言『用』。」按，龍、用（均東部）協韻，並與其他各爻龍字協韻，故如此標點。

【析】初九為陽爻，故稱「龍」；爻位在下，故稱「潛」。此爻以陽剛居陽位，位正當，表示人之才德與地位相稱。爻辭說，聖人君子暫宜隱伏待時，不可輕舉妄動，故云「勿用」。《正義》：「聖人雖有龍行，於此時唯宜潛藏，勿可施用。」若占得此爻，宜韜光養晦，靜候時機，採取「遁世無悶」的策略和處事態度，而不可急於表現自己，或試圖有所行動。

九二：見龍、在田。利見大人。

【譯】第二位，陽爻：龍出現在田野。利於見貴人。（或利於貴人出現。）

【注】九二：爻名。九，代表陽爻；二，標明爻（自下而上）的位次。見龍在田：即「龍見于田」，也是倒裝句法。見（xiàn 現），通「現」，顯露，出現。在，同「于（於）」，介詞。周原甲骨：「龍見于莒（？）」（H11:92） 大人：有身份、地位的人，原指周天子，後泛指王侯、貴族；與「小人」相對而稱。按，龍字入韻；又田、人（均真部）協韻。

【析】據《易傳》，六爻分為「天、地、人」「三才」，初、二爻象地，二爻屬「地」位，故稱「田」。

此爻以陽居陰位，位不當，但處下卦之中位，所謂「剛得中」，表示有剛健之德，又能行中道，並且已離開

初爻幽隱之地，由潛而顯，可以廣泛施惠於人，所以有「見龍在田」之象，為「利見大人」之佳兆。若占得此爻，意味或將得見「大人」，獲得好處；或自己會嶄露頭角成為「大人」，而為眾人所「見」。

九三：君子，終日乾乾，夕、惕若，厲，无咎。

【譯】第三位，陽爻：君子整天孜孜不倦地努力上進，晚上也保持警覺，勤於自省，則縱遇危險，也沒有禍患。

【注】君子：在西周晚期，可指王侯、公卿、大夫、士。乾乾：孜孜不倦的樣子。《呂氏春秋·士容》

「乾乾乎取捨不悅」高誘注：「乾乾，進不倦也。」惕若：即惕然，保持警覺的樣子。惕，懼（《釋文》引

鄭），怵惕（《集解》引王），言因憂懼而警戒；若，形容詞詞尾。厲：危險。《文言》：「『君子，終日乾

乾，夕、惕若，厲，无咎。』何謂也？子曰：『……故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，无咎矣。』」在《易經》中，

「厲」字共出現二十七次，意義相同。无：無。《易經》有無之「無」均作「无」。楚簡《易》作「亡」，義同。

咎（jiù 救）：災（《說文》），病（《爾雅·釋詁》），禍殃；或過失，罪過（《廣韻》：「咎，愆也」）。如

作動詞，則指追究過失，責備。全《易經》「咎」字共出現九十八次，意義不離於此。按，乾（元部 an）、

夕、若（均鐸部 ak）、厲（月部 ai）協韻；元月通韻（陽入對轉）；鐸月合韻；又子（之部 o）、咎（幽部 u）

與四爻咎合韻，故如此標點。

【析】爻意說，有抱負、有作為的人無論何時，都應奮勵振作，勇猛精進，毫不懈怠，同時又提高警覺，保持清醒頭腦，經常策勵自己，尋找不足。朝乾是拚搏，奮進；夕惕是自警，自省。兩者結合，便可保持旺盛的勇氣、朝氣，臨危不亂，處變不驚，無往而不利。曾子云：「吾日三省吾身。」便是「夕惕」的表現之一。《升》卦上六爻：「冥升。利于不息之貞。」也有類似的含義，強調的都是「不息」，而不是「按時作息」，與「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」的卦義正相呼應。

六爻分「天、地、人」「三才」，第三爻屬「人」位，故稱「君子」。此爻以陽居陽，位當，但處下卦之端，乃「多凶」之危地（《繫辭·下》：「三多凶，五多功」），幸得體性剛健，有「朝乾、夕惕」之美德，故仍可保「无咎」。

九四：或躍在淵，无咎。

【譯】第四位，陽爻：龍有時從深水躍出，沒有禍患。

【注】或：有的，可指人或他事物；不定代詞。《詩·小雅·鶴鳴》：「魚在于渚，或潛在淵。」在：同「于（於）」。
淵：深湖、深潭。

【析】初爻龍潛伏在淵中，二爻露出地面，到此時則向上騰躍，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。四爻處上卦之始而不在中，立足未穩，乃「多懼」之地（《繫辭·下》：「二多譽，四多懼」）；而九四以陽居陰，位不當，是

謂「不中不正」，意味進退未定，處於待變時刻；因而有「或躍在淵」之象。若占得此爻，宜取靈活因應的策略處事，可進則進，但不可勉強求進，若能「與時進退」，則可保「无咎」。

九五：飛龍、在天。利見大人。

【譯】第五位，陽爻：龍飛到天上。利於見貴人。

【注】飛龍在天：即「龍飛于天」，句式本與「龍戰于野」（《坤·上六》）同，但主謂倒裝。在，同「于」。大人：注見二爻。按，龍字入韻；又天、人與四爻淵（均真部）協韻。

【析】九五以陽居陽位，又是上卦中位，全卦之「天位」、「君位」，以剛健中正而履尊位，如以聖人之德，居聖人之位，必可大有一番作為，並會像「雲從龍，風從虎」般，獲得眾人的信賴、擁戴。故呈「飛龍在天」之象，有「利見大人」之兆。若占得此爻，意味將飛黃騰達，並且大得人心，可以盡展生平抱負。

上九：亢龍，有悔。

【譯】最上位，陽爻：龍高飛遠舉，有悔恨、煩惱。

【注】亢（kāng 抗）龍：即「龍亢」，主謂倒裝，與初、二、五爻句法同。亢，義為高舉（《說文》段注），這裏作「高飛」解，意指飛至極高之處；為動詞。《文言》：「亢之為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

知得而不知喪。」漢帛《易》作「抗」，義同。悔：悔恨（《說文》），懊惱。《繫辭·上》：「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。……言乎其小疵也。」全《易經》「悔」字共出現三十三次，意義相同。

【析】上九已過中，居卦之極，窮高易危，物極必反，加以陽居陰位，位不當，故呈「亢龍」之象，而顯「有悔」之兆。《象》云：「『亢龍，有悔。』盈不可久也。」《文言》：「窮之災也。」（窮，盡，走到極端。）皆此意。

若占得此爻，意味若缺乏相應的才德而居高位，又自以為是，未能任賢，脫離民眾，無人相幫，定會動輒得咎而陷於困境，生出無窮的懊悔。《文言》說：「上九曰：『亢龍，有悔。』何謂也？子曰：『貴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賢人在下位而无輔，是以動而有悔也。』」《二三子》：「孔子曰：『此言為上而驕下，驕下而不殆者，未之有也。』」便道出這種境況。

用九：見群龍，无首，吉。

【譯】統合眾陽爻的作用：群龍一起出現，沒有為首的。吉利。

【注】用九：《乾》卦特有之爻名。前人認為「總六爻純九之義，故曰『用九』」（《集解》引劉）。漢帛《易》作「迴九」。迴（*dòng* 洞）與用，皆東部字，高亨云：「用當讀為迴。迴，通也。……用九猶通九，謂六爻皆九也。」（《今注》）或謂「『用九』乃通述乾卦六陽之義」（黃沛榮《易學乾坤》）。按，《說文》云：

「迴，……從辵，同聲。」此處迴當讀為「同」，同亦有通義，但更有聚合、統括之義（《說文》：「同，合會也。」《同人》卦中之「同」，即用其意），所以「同九」的意思，主要應不在指六爻皆九，也不是通述《乾》卦六陽之義，而是表明，此爻乃統合全卦六陽爻的作用。因為依照傳統筮法，筮得《乾》卦，若六爻皆七，則六爻不變，而以卦辭占斷，若六爻皆九，則六爻俱變（稱為《乾》之《坤》。之，往，此指卦、爻之變），而以用九爻辭占斷，可見，本爻乃總諸老陽（九為老陽）之用，而非通述其義，故爻名「同九」。見群龍：即「群龍見」，主謂倒裝。見，通「現」。无首：沒有領頭的。首，首領。按，龍字入韻；又首（幽部）與上爻悔（之部）合韻，故如此標點。

【析】六爻皆陽，故稱「群龍」。「无首」，是指諸爻在這裏都起同樣作用，並無主次之分。既各展其能，又同心協力，故「吉」。帛《易傳·易之義》：「易曰：『見群龍无首。』子曰：『讓善之謂也，君子群居莫亂首，善而治，何其和也。』」即闡發其意。按，本文實際是以象喻手法，反映西周厲王被逐後，「共和」時期統治體制的特色，並對政局發展致以良好祝願。（請閱本書前文《〈周易〉成書於「共和」時代》）

按，全卦各爻由龍潛伏水中，到露出地面，到躍起半空，到飛到天上，再飛到極高處，順次取象，層次井然。

又，本卦除詠「天」之外，還以龍為象喻，描述了到作者時代為止的姬周王朝之整個興起、壯大、發展

變化歷程：「潛龍」、「見龍」、「躍龍」、「飛龍」，從積蓄力量，潛忍待時，繼而漸露頭角，伺機發展，終於滅商立國，得以大展鴻圖，揚眉吐氣（以上相當於由早周至文、武、成、康階段）；之後盛極而衰，便漸走下坡，到厲王更因貪殘暴虐徹底走向反面，激起國人暴動，君主逃亡，姬周政權危在旦夕，眼看不保；終於「亢龍有悔」，要緊急調動統治集團全體之力挽救危亡（爻名「用九」即此意），建立「群龍无首」的「共和」體制，以穩定局勢，待度過危機，再重謀發展。而《乾》卦所以在六爻以外要特別增加「用九」一爻，原因正在於此。（《坤》卦之「用六」爻則由於對應關係，隨《乾·用九》之增而增。）

二 坤



坤下坤上

坤：元亨，利牝馬之貞。君子、有攸往，先迷，後得：主利。西南、得朋，東北、喪朋。安貞，吉。

【譯】《坤》卦：極其順利，利於占問雌馬的事。君子有所往，起先迷路，後來找到路：預示將獲利。往西南方能賺到錢，東北方會破財。占問是否平安，吉利。

【注】元：為首的，最大的。亨：通。牝（pìn）聘（馬）：雌馬。貞：占問。攸（yōu）優（所）：助詞。迷：失道（《彖》）。《韓非子·解老》：「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。」主：本義為燈中火炷（《說文》），即燈火，燈火可照明，故引申為預示。得：獲（《玉篇》）。朋：古代貨幣單位，五貝為一

朋（《廣韻》），或云五貝為一系，兩系為一朋（王國維《說珏朋》）。《損·六五》：「或益之十朋之龜。」一說，朋，謂朋友。喪：失（《釋文》引馬）；漢帛《易》作「亡」。安貞：占問安否。《訟·九四》：「安貞，吉。」義同。按，卦辭亨、貞、子、往、迷、得、利、南、朋、北、朋、貞、吉等字皆分別入韻：亨（陽部 ang）、貞（耕部 eng）、往（陽部）合韻。又子（之部 ɿ）、得（職部 ɬk）、南（侵部 ɬm）、朋（蒸部 ɔng）、北（職部）、朋（蒸部）協韻：之、蒸、職通韻（陰陽入對轉）；侵蒸合韻。又迷（脂部 ei）、利（質部 ei）、吉（質部）與初爻至（質部）等通韻（陰入對轉）。故如此標點。

【析】「卦名」《坤》，原作《川》（見漢帛《易》，漢碑則作「𡙇」或稍變形，實皆為川字）。川，甲骨文作𡙇，「象有畔岸而水在中」（羅振玉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），即江河「穿地而流」（《釋名·釋水》）之義，故代表地（包括原野、河川）。而水與陸，都有柔和、平順的特徵，故卦義為柔順。後寫作「坤」（川、坤，同屬上古音文部韻）。《坤》卦卦體由兩坤重疊而成，坤為地（《說卦》），地體不動，故至靜；六爻純陰，故至柔至順。在「十二消息卦」中，為代表十月初冬、陰氣極盛之卦。全卦各爻辭以簡潔妙麗之筆，描述了川原大地一年四季的不同景色和意象，是一闕「地母之歌」。

「卦辭」《坤》為地，地與天配合，順天而行，厚德載物，萬物賴之而生，故大通順。馬馳騁於地，雌馬與地同為陰性之物，故「利牝馬之貞」；此謂乘坐或販運雌馬，將會有利。《坤》性陰柔，不宜急進，須後發制人，故有「先迷，後得」之象。武王伐紂前，周邦處西，殷商在東，而周之西南面又多友好方國，故往「西

南」可「得朋」而獲利；如往相反之「東北」方，便會「喪朋」失利（參《通義》）。《蹇》卦：「利西南，不利東北。」《解》卦：「利西南。」皆同此意。又，《坤》為地，其道至靜，故「安貞」則「吉」。

初六：履霜，堅冰，至。

【譯】（自下而上）第一位，陰爻：踩着霜，「意味」堅厚的冰層快出現。

【注】初六：爻名，或稱爻題。初，指爻之位次；六，標示爻性，六為老陰之數，代表陰爻。履：踩

踏。按，霜與二爻方、三爻章（均陽部）等協韻；又冰（蒸部）與卦辭朋（蒸部）、二爻直（職部）等通韻（陽入對轉）；又至與卦辭吉、二爻利（均質部）等協韻，故如此標點。

【析】霜降，表明陰氣始凝，是深秋之象；結冰，是冬天之象。由履霜而知堅冰將至，是因為自然的變化發展規律如此。這亦說明，事物總有積漸而成的過程。《文言》謂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，……《易》曰：『履霜，堅冰至。』蓋言順（必然次序）也。」便是說明這一道理。

初爻在下，有「履」象；六爻分為「天、地、人」「三才」，初、二爻為地，陰氣始生地中，而成「霜」；故初六有「履霜」之象。若占得此爻，須有前瞻的眼光，善於察覺萌芽狀態的事象，做到見微知著，才可以防微杜漸，見幾而作。

六二：直、方、大，不習，无不利。

【譯】第二位，陰爻：「大地」平直、方正、廣大，就算未加熟習，也無所不利。

【注】直、方、大：地之「三德」（《正義》），即地之形質特點。按，《象》傳釋經文不及「大」字，或以為衍文（《雜識》、《今注》），但《文言》及漢帛《易》、帛《易傳》、漢簡《易》均有此字，且直、方、大分別入韻，故應存此字。習：修習（《正義》），通曉。又，或讀為「慴」，懼也（《說文》）；意謂能如大地般具直、方、大之德即能無所畏懼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：「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：自反而不縮（直，正義）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憚焉；自反而縮（直，正義）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！」《二三子》引孔子曰：「尊威精白堅強，行之不可撓也，『不習』近之矣。」正闡明此意。這便是「夫子之言『大勇』」。按，直（職部 ɹɛ）、習（緝部 ɣɿ）合韻；方與初爻霜、二爻章（均陽部）等協韻；又大（月部 at）、利（質部 ɛt）合韻，故如此標點。

【析】「直、方、大」為地之德性。春天雪化冰消後，大地之形相特點便充分顯露出來。

二爻屬「地」位，以陰柔居陰位，且為下卦之中位，所謂居中得正，故充分顯示地之特性，而呈「无不利」之佳兆。若占得此爻，意味人如能效法大地「直、方、大」之德性，心存正直，行事端方，胸懷寬廣，則縱使暫時不熟悉環境或事務，亦可無往而不利。

六三：含章。可貞。或從，王事，无成，有終。

【譯】第三位，陰爻：蘊含文彩。適宜占問。有時從事王家事務，個人雖沒有甚麼成就，但事情有好結果。

【注】章：彩（《玉篇》）。貞：占問。或：有的，可指人或其他事物；不定代詞。王事：王家之事、朝廷之事，如征戰、行役、出使等。成：就（《說文》）；此指成就、成績。終：止，完成。《易經》一般用「有終」指獲得圓滿之結局。按，章（陽部）、從（東部 *ouŋ*）合韻，並與二爻方、四爻囊（均陽部）等協韻；又貞、成（均耕部）協韻；事（之部 *ə*）、終（侵部 *ɛm*）合韻，故如此標點。

【析】坤為文（見《說卦》），故「含章」。這是描繪夏秋間萬物繁生、大地色彩斑斕的景象。

六三屬「人」位，故言人事；為陰爻，故言臣僕之事。此爻以陰居陽，位不當，所以「无成」。但坤性柔順而又蘊含文彩，故爻意又表明，在這個生氣蓬勃的季節，只須順時而行，把握機會，個人即使未能建立功業，但總體事務也會有所成。（比如一場球賽，自己雖沒有進球，但隊友進球，球隊打贏了，便是「无成，有終」。）

六四：括囊。无咎，无譽。

【譯】第四位，陰爻：結紮好袋口。沒有禍患，也沒有聲譽。

【注】括：結（《集解》引虞），關閉（《方言》）。囊：袋子。《詩·大雅·公劉》：「乃裹餼糧，于橐于囊。」咎：禍殃。譽：好名聲。《玉篇》：「譽，聲美也。」

【析】「括囊」是一幅秋收圖景：人們把從田野收穫的糧食裝進囊橐，捆紮起來。爻意又用固結囊口比喻閉關自守，自求多福——例如對外界緘默不語（以免禍從口出），或索性充耳不聞之類。那樣保護自己固然不易惹禍上身，但也不會受人稱讚，所謂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是一種謹小慎微的處世態度。而孔子則把「封口」的要求集中指向「小人」。《二三子》：「孔子曰：此言箴小人之口也。小人多言多過，多事多患，……而不可以言，箴之，其猶『括（括）囊』也。莫出莫入，故曰『无咎无譽』。」（按，原釋文標點稍有誤，此已更正。）箴（zhēn 針），謂縫合，禁閉。

坤為閉藏（《說卦》），為囊（《釋文》引九家），故有「括囊」之象。六四以陰居陰得位，但在上卦之始，而不在中，處可進可退的「多懼」之地，故僅得「无咎，无譽」。

六五：黃裳。元吉。

【譯】第五位，陰爻：黃色裙裳。極其吉利。

【注】黃裳：黃色下裳，為鮮麗、吉祥之服。古人以青、白、赤、黑、黃表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方之色，黃為「地之色」（《說文》），又為「中之色」（《左傳·昭十二年》），即中央大地的顏色。漢帛《易》

裳作「常」，高亨云：常，大旗也，帝王所建（《今注》）。元：極大，最大。按，裳（陽部）與四爻囊（陽部）、譽（魚部），上爻野（魚部）、黃（陽部）等通韻（陰陽對轉）。

【析】本爻以「黃裳」喻指秋收後田野坦露的大片空蕩蕩的「黃土地」。又，《禮記·月令》載土神之祭：「其神后土。……其祠中霤，祭先心。天子居大廟大室，乘大路，駕黃騶，載黃旂，衣黃衣，服黃玉，食稷與牛。」爻意亦應與周天子這項隆重祭禮及其所用的服色、儀仗有關。

坤為布（《說卦》，以後凡見於《說卦》之象，一般不復注明），故為裳；黃為「中之色」，六五居上卦中位：故有「黃裳」之象。此爻中正柔順而處尊位，猶內裏穿着黃色吉祥之美服，而其文彩仍通達表見於外，所謂「黃中通理（理，文理）」（《文言》），是極吉之兆。因黃為「中之色」、「地之色」，故《易經》上、下卦之中爻（尤其陰爻）常見「黃」字。如《噬嗑·六五》之「黃金」等等。

按，若占得本爻，必須有「黃裳」內美之德，始能應「元吉」之兆；否則未必為吉。（見下「筮例」。）

上六：龍戰、于野，其血玄黃。

【譯】最上位，陰爻：天龍與地母交合，牠們的血色黑黃相混。

【注】戰：讀為「接」（見帛《易傳·二三子》及《說文·壬》）；此指兩性交合。野：郊外（《說文》）；

此泛指大地。玄黃：天地混雜之色，「天玄而地黃」（《文言》）；玄，赤黑色（見《說文》）。一說，玄黃

讀為「洙潢」，血流多之貌（《今注》）。按，戰（元部 an）、野（魚部）、黃（陽部）合韻，故這樣標點。

【析】雨過天晴，彩虹垂地，一派絢爛景象。在古人心目中，虹便是「龍」，代表天之陽氣；彩虹接地，意味天地交合。而「玄黃」之「血」，正指絢麗的虹彩與雲霓。甲骨文早有「虹飲于河」的記錄。《楚辭·天問》王逸注：「蜺，雲之有色似龍者也。」（蜺是虹的一種。）已直接把虹比喻為「龍」。《詩·邶風·蜺蜺》：「蜺蜺在東，莫之敢指。」朱熹注：「蜺蜺，虹也。……蓋天地之淫氣也。」又《釋名·釋天》：「虹，攻也，純陽攻陰氣也。」皆可助理解本爻。

坤為地，上爻居外卦，有「野」象。《坤》為純陰之卦，至上六，窮陰極寒，急需陽氣灌注，於是便有「天龍接地」（彩虹垂野），天地交合，復生萬物之象，給厭厭無望的世界注入一支強心針。這正是「物極必反，窮則生變」此一哲理的形象說明。

用六：利永貞。

【譯】統合眾陰爻的作用：利於占問長遠前景。

【注】用六：《坤》卦特有之爻名。漢帛《易》作「迴六」。迴（dong 洞）與用，皆東部字，高亨云：「用當讀為迴。迴，通也。……用六猶通六，謂六爻皆六也。」（《今注》）按，《說文》云：「迴，……從辵，同聲。」此處迴當讀為「同」，同亦有通義，但更有聚合、統括之義，所以「同六」的意思，主要應不在指六

爻皆六，也不是通述《坤》卦六陰之義，而是表明，此爻乃統合全卦六陰爻的作用（參《乾·用九》）。因為依照傳統筮法，筮得《坤》卦，若六爻皆八，則六爻不變，而以卦辭占斷，若六爻皆六，則六爻俱變（稱為《坤》之《乾》。之，往，此指卦、爻之變），而以用六爻辭占斷，可見，本爻乃總諸老陰（六為老陰）之用，故爻名「同六」。永：長（《說文》），久遠。貞：占問。

【析】六爻俱陰，其勢旺盛，但盛極必衰，柔不能久，終變而為陽剛，故「利永貞」；就是說，其「利」在長遠之能變。《象》辭云：「用六『永貞』，以大終也。」陽為「大」，正闡明此意。帛《易傳·易之義》：「子曰：不柔則不靜，不靜則不安，久靜不動則沈，此柔之失也。」欲挽其失，必以陽剛濟之，故「十二消息卦」中，六爻全陰的《坤》䷁卦之後便接以「一陽初復」的《復》䷗卦，就是說明只有剛柔互補、動靜相生，方是保障大自然存續發展、生生不息之正道。

按，由全卦的爻辭看，作者顯然是有意識地按時間、季節順序，從秋、冬到春、夏，再周而復始，對大地風光作簡潔、生動的描繪，反映了早期農業社會的特色。可以說，《坤》卦無疑是一闋鏗鏘可誦的「地母」之歌。

〔筮例〕

春秋末期，「陪臣交叛」是魯國政局一大特色。魯昭公十二年（公元前五三〇年），魯國季平子執政，其家臣南蒯因私怨，圖謀叛亂，投靠齊國。將叛時，為防萬一，遂占一卦以定吉凶，結果筮得「《坤》䷁之《比》䷇」，即《坤》卦六五爻變，所以用該爻占斷，其辭曰：「黃裳。元吉。」南蒯以為大吉，喜不自勝，便拿去問子服惠伯：「即欲有事，何如？」子服惠伯答道：「忠信之事則可，不然必敗。……黃，中之色也；裳，下之飾也；元，善之長也。中不忠（內心不忠），不得其色；下不共（為下不恭），不得其飾；事不善，不得其極（不合乎中正的準則）」。何況《易》，不可以占險惡之事，忠、恭、善三美俱備，則「吉」可如筮；如忠、恭、善三者有缺，「筮雖吉，未也」。後南蒯果然失敗。（見《左傳·昭十二年》。）

由此可見，《坤·六五》的爻辭要連成整體去理解。也就是說，其「元吉」之貞兆是有條件的，不是無條件的。